



【环宇杂谈】

在我临近四十不惑之时,背了10年的“房贷”终于还清了,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叫做“房奴”翻身解放了。

2015,我与房子的“连续剧”

李宇嘉

临近年底,大家一般都要“总结过去、展望未来”,但当我回顾过去一年时,一下子居然想不起做了些什么,有哪些成绩,还有哪些需要改进,明年有什么目标。不过,“忙碌”贯穿年头年尾,自己像一个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,每天疲于奔命,周而复始。

安静地“梳理”之后,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,那就是在我临近四十不惑之时,背了10年的“房贷”终于还清了,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叫做“房奴”翻身解放了,但这件事情也仅仅是2015年我和房子“连续剧”中的一集。年处“70后”的我算是幸运的,2005年赶在房价上涨之前,我在广州黄埔区(太太上班的地方)买了一套房子。那时房价才5200元/平方米(现在涨到

了22000元/平方米)。有读者要羡慕了,真是“白菜价”啊!

但即便这么便宜,当时还是博士在读的我向亲戚借了10万元,才凑够了15.6万的首付款,每月月供是2380元。现在来看,当时买房确实很英明,抄了底。10年来,周围很多人都用羡慕的腔调对我说了类似的话。从我毕业后的收入来看,且不说每月2380元的月供,即便是把这套房子的贷款还清也没有太大难度。这里,还要向大家坦诚一下,毕业后我到深圳工作,并于2012年在深圳也买了一套房子。

大家千万别认为,我这样的“70后”很幸运。事实上,我在房子上的“债”远远不是那点儿贷款可以概括的,上面讲的仅仅是开始。2015年,尽管还清了房贷,但因为小孩明年要上小学,我和太太商量,不能让孩子输在

起跑线啊(这是个上纲上线的“高压线”),再说今年也将还清了房贷。于是,我们在今年年初买了一个40平方米的学位房。

起初,我和太太并没有刻意要让小孩读什么很好的学校,但幼儿园园长很多都买了学位房,而且女儿经常谈起“哪个小朋友的爸爸给她买了学位房”(她的眼神告诉我们学位房是个好东西)。久而久之,我和太太“世外桃源”式的观点土崩瓦解,我们被这条“高压线”彻底征服了。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学位房差不多要花200万,我还没有享受到“房奴”解放的喜悦时,就已主动给自己套上了另一副“房奴”的枷锁。

我与房子的故事还在继续。2015年年中,太太工作所在的银行迁到了远离黄埔区的增城区(开车要1.5个小

时)。领导说今年是银行“最困难的一年”(这个表述听起来很熟悉),加班、开会、跑客户充斥着太太每天的工作安排。担心太太累坏了身体,我就在增城租了一个小房子,月租金1900元,太太每周在那里住两个晚上。今年,记得有几次太太周末加班,我们带着小孩还在这个小房子里住过几个晚上。

房子的故事还没有结束,明年小孩要上小学了,太太说现在住的两居室太小了,得给小孩弄个学习的房子。于是,今年下半年,我们打算卖掉那套还清贷款的房子,换一个三居室的大房子。但是,我在深圳工作,无暇打理,太太在银行忙得不可开交,也没空打理。每逢周末我们聚在一起,太太总是说换房子的事不能再拖了,但最后还是是一拖再拖。因为,我俩知道,不能拖的是工作,否则一切免谈。

今年国庆节回内蒙老家,看到乡下的父母又衰老了,我们甚是心酸。我和在包头打工的姐姐妹妹一直想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,但他们始终不同意。不适应城里生活,这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理由,但心里是担心城里生活成本高。这次,我们商量好未来照顾父母的分工,我给父母在包头买套房子,姐姐妹妹负责照顾他们。

太太说,攒点钱给父母买房子是应该的,我们以后退休了要回内蒙老家的话,也有个住的地方。另外,太太把我们与房子的故事“续集”也编好了,现在住的房子是我们退休以后生活的依靠。卖掉学位房后可以筹集小孩出国的费用,而深圳那套房子就是我俩养老的“依靠”。看来,我与房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
(作者系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)



【缘木求鱼】

没霾的地方,有风;没风的地方,有霾;十全十美的地方,这天下还真难找。

2015,霾·北京

木木

年终岁尾,大约,许多人都会在这段光阴里的某一个瞬间,突然梦醒似的发一声慨叹:一年又过去啦?!

是啊,一年的日子就又要全都从我们的生命里逝去了——一个悲观主义者往往会如此定义;当然,乐观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乐观——该过新年喽!不过,别管悲观还是乐观,老日子丢得多了,新日子来得勤了,人,往往难免趋于淡漠、趋于麻木。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尤其是在当下,让人操心的东西实在太多,就再难有心情关心我们的日子。

如果说,即将成为历史的2015年,也有什么还值得回味的,于我而言,当非霾莫属了。印象中,在2015年许许多多的日子里,好像从没如此迫切地盼望过大风的到来——风来了,

霾就散了。

在几时的印象里,北京城里似乎什么都缺,但从来就没缺过风——春夏秋冬,风儿不断;各有各的好,当然也各有各的烦。好,就不说了吧,现在大家似乎都特别青睐这个字儿;单说“烦”:那时候,风儿一起,沙尘必至,尤其春天,风儿迎面吹来,沙子总能把脸蛋儿打得生疼。

还有北京的冬天,要是不刮风,便是个奇迹——老舍先生当年也是这样说过的,可见,北京的冬天,惯于刮风。风一刮起来,你就得皱着眉、眯着眼,用套着厚厚棉手套的双手捂了嘴,或顶风前行,或背对着风,任由它推着你往前跑——当然要悠着点儿劲儿,否则,刮不住脚,真有可能摔个大马趴!风大,空气就显得格外清畅而凛冽,用鼻孔吸气,都得一点儿一点儿地往里吸,急不得,不如此,鼻子就一定会被

冻得生疼,仿佛就要冻掉的感觉。

孩子,总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快乐,但那时,似乎没什么孩子会喜欢北京的风,即使在放风筝的季节。大约,是让孩子们讨厌久了自己没了趣儿吧,不知何时,风,就悄悄地不知溜到了什么地方去。尤其这几年,即使在冬天——最惯于刮风的季节,北京城里刮风的日子,似乎也越来越少。专家们说,这都是“三北”防护林的功劳。不过,没了风的北京城,霾就频频光顾了;于是,北京就不像北京。

人们见识这个“霾”,似乎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。从以为为意、雾霾不分,到严重关切、谈霾色变,大家态度转变的速度,似乎从未如此迅捷过。但2015年的霾,还是让人印象格外深刻。

12月7日,北京城首次因为“霾”的驾到,而拉响了红色警报。红色警报

一响,大家最好就都躲在家里面。于孩子们而言,这当然最值得高兴,小女的朋友圈里,以前的、现在的同学们,都没心没肺地高兴得很——不用上学喽!连放三天假!家长们似乎也都舒了一口气——起码这三天不用再摸黑儿起早、堵着车、憋着气儿地送孩子上学了。

这样的感觉,在霾锁京城的日子,大约就多少少要让人觉得有点儿怪——看来,霾,有时候,似乎也并非那么的坏!有了这样的感觉,三天的日子当然就过得格外快。不过,虽然戴了“红色”的大帽子,但此次之霾似乎并没有比上月底的那次“橙色”之霾更厉害,那一次,是真有点儿不能呼吸、不敢呼吸。或许,这次的“红”霾就真的有点儿名实不符,亦或许,就是对上次那场“橙”霾的“致敬”也未可知。

北京城里的霾,毋庸讳言,真是越

来越厉害了,但生活在这里的人,倒还安之若素,似乎也没见谁鸡飞狗跳地嚷嚷着过不下去要搬走,大家好像早就做好了与霾共存亡的坚定决心。这倒颇得北京人文化传承的精髓——遇事不着急!也是,急什么呢?急也没用!再急,也得喘口气儿;再急,日子不是照样还得一天一天地这么过吗?一晃儿,没准儿就又一个十年。

北京城的两三千万人里,“老北京”占的比例还真不多,但奇怪的是,别管哪儿的人,只要跑这儿来住下了,似乎很容易地就能得了“老北京”的真传。现在,北京市政府反倒没了“老北京”的静气,急着要疏散人口,但得了真传的北京人,大约没人儿急着走;或许,想走也真走不了,没地儿去;没霾的地方,有风;没风的地方,有霾;十全十美的地方,这天下还真难找。

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

【让思绪飞】

今年我的衣服化妆品几乎都是在网上买的。不想做饭的时候就订餐,百度外卖从来都是准时到达。

2015,我的微生活

宦叶飞

2015年,觉得自己正在过一种微生活。

本来就是不喜欢出门的人,加上北京的空气那么不好,现在几乎购物、学习、工作、娱乐都在手机上解决,看来是要誓将宅生活进行到底,细细想来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吗?懒而丰富。

好像也不用担心会被淘汰之类的,现在学习的渠道太多了,每天都在网络上接触各种资讯,真到了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节奏。

今年我的衣服化妆品几乎都是在网上买的。不想做饭的时候就订餐,百度外卖从来都是准时到达。出门直接

滴滴快车,便宜方便快捷,私家车还要费劲找停车位呢。

我们似乎都已经进入了这种“微生活”状态,如果我自己能够自建一个家庭空气净化循环智能系统,那就更完美了。

我就觉得这种“微生活”除了适合我这样的懒人,其实还特别适合单身的人。不知不觉中,我发现“微生活”也在慢慢改变我对单身者的态度。

前几年看到好姐妹一直单着,心里还很为她着急,后来有次聊天,我又在暗示她,说她我这样生活挺好的。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其实身边单身的人挺多的,而且是主动单身,原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四次单身潮。

我现在越来越佩服她的选择,全

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工作中去,有假期的时候就和朋友一起出去度假,还养了两只漂亮的猫咪,我们为什么要强迫别人跟我们一样呢?她觉得好就行。

经济越发达,人会越加重视自我,会越来越倾向于发展自己,享受轻松生活,结婚生育也变得并非是人类必须选择,未来单身群体还会更加庞大吧,单身生活其实很精彩。

但是因为单身带来的社会歧视却没有改变。

L同学一直单身,在上海租房,最近特别想买套小房子,可是因为没有户口,而且是单身就不能买。生活里被催婚逼婚就算了,买房还被歧视,很受伤。

在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之后也希

望我们的政策也改变一下,更宽容一些。单还是不单都是一种选择,尊重别人的选择,也尊重别人的权利。其实赚钱的目的对于个人来讲,就是极大化地发现自己,满足自我,让每个个体自由。

因为在个人得到尊重满足以后,我们才会去思考,感悟生命,并在此之中获得能量。那些曾经以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,2015年,又回到了生命里,通过网络。年少时候,在面对不同的人生选择的时候,我们有疑惑,有分歧,最后形同陌路。感谢互联网,感谢微信,年少无知时候犯过的错,在渐入中年之后,在我慢慢懂得人事之后,还能让我有机会去理解去弥补。我向你们道了歉,为我无知的青春时光,为我那无可救药的智商,而你们也都原谅了我。

顶着雾霾在2015年快结束的时候去看了《火星救援》,没有被辜负,编剧一定是个理科生吧,虽然很多细节没看懂,但是也被人家的思维折服。火星上都能生存下去,雾霾算什么?悲观的时候,是美国人的电影给了我勇气和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,男主角那么智慧聪明厉害,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让自己生存下去,我一边看一边想:什么科学办法能让我的居住环境里的空气最大程度地清洁。看完这个片子就觉得:学好数理化,走遍宇宙都不怕。

2015,你快走了,没什么,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;2016,好好思考学习,愿我能找到清洁我家空气的办法,愿我的微生活更完美。

(作者系北京自由撰稿人)



【世说新语】

希望自己2016年能彻底改掉老毛病,不求多写,但求每篇文章都是百分百用心细细推敲而成。

我的2015

冷秋语

编辑说让大家写一写今年的感想,其实就算编辑不说,每一年年底这也是我必做的工作,也算是给自己这一年的交代。

这一年去了很多地方,香港、韩国、泰国、山东、南京、成都等。增长了见识,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。

这一年可以说是幸福美满的一年,8月份怀了小宝宝,如今都已过了4个月了。

要说遗憾,肯定有的,首先今年看书不是很多,有时候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一年时间都干吗去了。

其次,今年写稿实在是屈指可数,若不是有先生养着,我想我都应该在

天桥上摆摊要饭了。网络小说写到30万字的时候发现怀孕了,只好跟编辑请假停工,因为不可能有体力支撑我每天完成那么大量的字数。

再就是证券时报的专栏,有些小遗憾,没能按照预想,每个月至少发一篇文章,貌似中间就断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,记不太清了,总之是断了。

老毛病仍旧没改,写好稿子一刻钟都耽误不得,必须马上传给编辑心里才会舒服,像是得了一种强迫症,因本人打字速度较快,故错别字有时候会有点多,编辑很是头痛,但每次文章一发发表,自己再看又觉得颇不满意,后悔不已,诅咒发誓下次一定要改正,写完以后要认真修改,但不出三秒钟我就会给忘了,下次犯照不误然后继

续悔恨……

这事我跟先生也讨论过,被狠狠鄙视一番,先生说你要真有这样的强迫症,那下次就先发给我看看,我帮你看完以后提出修改意见,你做修改,修改好以后再给编辑。当时感动得差点要哭,恨不得给先生颁个中国好老公奖。可看着先生工作那么辛苦,每次写好稿子以后又不忍再去打扰他为我操心,平时就为我操心够多了。

人有时候就是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奇怪生物,当然也有可能我脸皮厚,被无数编辑无数次地指出来,我皆无动于衷,老毛病就是不改。其实这个毛病并非我开始写作后才有的,自读书写文起就伴随着我,写文章或喜欢一气呵成,然后就再无去看它的心

思,更不会去细细推敲。

我仍旧记得,每次老师拿着我的文章在讲台上朗读,最后做出评语的时候先是大肆夸奖一番,然后每次都会回到同一个话题上,你的错别字能少点吗?每次拿到作文本,看着老师圈出来的错别字,我也很诧异,这个字我为什么会写错?这段话稍微修改一下会更好,可错了就是错了。

不过,自打先生提出出来要帮我阅读以后,这个老毛病倒是一下像是找到了药,药到病除,写好文章要发的时候就会莫名地想到先生,然后就默默地关掉邮箱,将稿子搁置一旁,过几天再拿出来仔细阅读一番。不敢保证全无错别字,但在数量上应该有所减少。他从不奢望我能赚钱,但希望我

每做一件事情,每写一篇文章都尽可能地少给自己留下遗憾。他说,现在生活很安稳,一切有他,如果只是敷衍了事,只是为了赚钱,那么宁可不写。

要说成绩,也不是一点没有。以前认识的一个编辑弄了个公众号,聘请了我去做专栏作家,每周写一篇,效果不错,正在准备修改集出版。

若要说最大的收获吧,我想除了小宝宝以外,就是信仰了。在先生的多年影响下,到底还是成为了一个有信仰的人,从此与上帝更为接近。最后是对自己的期望,希望自己2016年能做个做事认真踏实的人,彻底改掉老毛病,不求多写,但求每篇文章都是百分百用心细细推敲而成。

(作者系网络小说家)